

寶山

東部的那瑪夏，被群山環繞著，是一個被大地之母的雙臂緊緊懷抱的原住民部落，這樣溫暖與安心的環境，培育出恬靜、率真的環境與民情，淡淡的、柔柔的。

晨間，大地仍酣睡時，隱約能感受到陽光從山巒間隙悄悄灑進來，父親穿著一件泛黃的老兵內衣以及破舊的迷彩長褲，輕聲整著行李準備入山，展開連續數天的巡山工作。

不經意的聲響還是弄醒了建翰，當粉色的光線映在父親的背影，建翰惺忪的雙眼看去是泛黃的微暈，是這樣的令人安心，他靜靜的看著父親忙碌，然後在闔眼時消失了身影
幾天後再見……

父親是個巡山員，這份工作是早期政府輔導退伍老兵所安排的，但在小時候的建翰眼中，他就是一個探險家與收藏家，他每次回家，顧不得一身髒污，就先將巡山撿拾的寶物，小心翼翼的藏在家後面的一座倉庫，倉庫門外用早已鏽跡斑斑的鎖鏈牢牢栓緊，每次拿著鑰匙開鎖，鐵屑撲簌簌灑落，像是垂暮的老兵，仍灑落一身盔甲換來堅守崗位到最後的狂傲，的確，裡面整理得一塵不染。

數十年的心血結晶就在裡頭，在別人眼中實非什麼稀世珍寶，但對父親而言卻是受盡苦楚人生體驗下的珍惜：成堆的舊衣服、造型奇怪的漂流木、別人丟棄的垃圾，就整齊的擺放在裡頭，就如同他的名字「寶山」一樣，他在巡山工作期間，會從垃圾堆、河谷，或是資源回收場撿拾他認為還可以用的物品，然後賦予這些物品一個精心擘劃的故事，向建翰說著，當他聽得入神，才發出爽朗的笑聲說「這是我唬爛的」。

寶山在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年代成長，坎坷的際遇讓父親不願意向建翰提起，為了守護這份和平與寧靜，擅長用誇大的言語來包裝。這段過去，不希望建翰重蹈過去的生活，於是在隨國民政府轉進臺灣後，卸下了戎裝，選擇在這樣一個純樸的鄉鎮生活，恬淡、勤儉，珍惜的過著每一天。

從小，建翰期待每次父親的歸來，總能依偎在身邊，聽著這次巡山經歷的精采故事，天花亂墜的胡謔，哄著建翰，

在臺東偏僻的鄉村，建翰對父親歷經的總總遭遇，感到深信不已，對他而言，父親就是名符其實的寶山，永遠有挖掘不完的故事。

他愛聽故事。

「依呀～～～」每當大門打開，建翰與大哥總是心神領會的互望，不管在做什麼事，都一定暫擱一旁，興沖沖的躍到父親的身上，聞著他身上充滿汗漬、青草的味道，然後以期待的眼神，聽著他說著如何在山林裡追趕盜伐的壞人，或是在夜鷹嗚咽啼哭的夜裡，目睹整片螢火蟲散發螢光成河的瑰麗景象。

托著腮，出神的想著他構築的華麗冒險故事，橫飛的口沫，輔以誇張的神情，總有種魔力，逗得建翰兄弟吱吱咯咯笑個不停。

「你少唬爛了啦！」建翰總會笑謔著，數落父親過度誇張的故事，父親總會故意板起臉孔，「老爸絕對沒有唬爛，話唬爛之前會先跟你說。」往往這一句，又惹來一陣笑聲。

說完，他會到倉庫去，整理從山林、河床邊撿來的木頭、石塊，以及所有他認為值得珍藏的物品。一趟幾天的巡山之後，會有幾天的時間休息，但不見父親稍有一刻是閒著的，他細心整理他的珍藏。

父親有一張寬厚的背，但上面爬滿了縫補過的痕跡，像極了倉庫裡面多處補丁的小熊玩偶，也像父親口中山林掘土挖出密密麻麻的蜈蚣，爬滿了整個背。傷痕平常總是藏在衣服後面，只有在被汗水溼濕後，才隱約現出這難看且可怖的一面。

建翰對這個傷痕好奇，時時攀在父親的後背，好奇的用手指沿著傷疤，像走迷宮般，循著凹痕輕輕劃過，像是在看傷痕的終點會通到哪邊。

「怎麼會長這樣？好醜。」建翰問。

「別看這些傷疤，可是老爸光榮的印記喔。」父親總是得意的說。

「唬爛的吧？」建翰曾小聲的問，每提到這，總是盼不到那句「唬爛的話會先跟你講」父親不接話，僅用微笑帶過。

隨著建翰年紀漸長，父親也卸下了巡山員的工作，少了山林冒險的故事可以聽，父子間也漸漸少了接觸，建翰上學，有了自己的生活圈，父親則鎮日關在倉庫整理他撿拾而來的收藏品，倉庫有多了什麼收藏品？建翰已不知悉，他已許久沒有進去過了。

高中將畢業，建翰決心去念軍校，一向不干涉孩子決定的寶山，居然厲聲反對，也在幾次溝通中，建翰了解父親不為人知的一面。

原來，父親在國共內戰時期，多次與死神拔河，還當過兩次戰俘，在苦難中存活，致使不願讓建翰從軍。就在即將離開北上就讀軍校的夜晚，建翰回想過去父親玩笑話後面刻意隱藏的巨大哀痛。

北上的火車再過幾個小時就要開了，這一天家裡異常悶熱，就算破舊的電扇賣力轉動，也吹不走家裡一股抑鬱的氣壓，甚至惱人的達達聲，惹得一家人更顯煩悶。

晚上，母親早早就準備好豐盛的晚餐，一家人靜靜的吃著晚餐，各懷著自己的心思。建翰心情是忐忑的，從未離鄉的他，就要到外地闖蕩，或許他以後也會有自己的故事，可以像父親一樣跟他的小孩說嘴，有擔心對軍旅生涯的不適應，虛擲了青春歲月；父親則是在苦勸多日，仍不能打消建翰從軍的念頭，原本已下定決心，這塵封已久的往事，就讓它隨著自己年紀增長化作塵土，但現在則盤算著，如何開口用自己過往的經歷，跟他說明這條路並不好走。

「現在當兵很好，至少沒有戰爭。」看著父子間默不作聲，母親先開口了，她為建翰夾了些菜，打破了沉靜。

的確，從軍，在父子跨越兩代的歷史上竟是大相逕庭，但同是為了生活、為了目標，兩人在取捨上做了最關鍵的決定。

「建翰，時代不一樣了，以前當兵可是很辛苦的，也不像你們一樣，加入軍隊是一項備受崇敬的志業，至少我生長的环境不是。」很少看到父親如此嚴肅，言語中卻又透露一絲哀淒。

寶山在動盪的環境中長大，國共內戰從華北到東北不斷

延伸，分不清楚誰是敵？誰是友？只要有軍隊的地方，所到之處滿目瘡痍，人民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。

「那時生命都操在軍隊的手上啊！」建翰以為父親又要講從軍不好的大道理，他不想聽，只埋頭扒著飯，忽然被這一句突然高昂的聲調，著實嚇了一跳。

「是真的，這不是唬爛，是爸真真切切的遭遇，那時也是在晚餐的時候，村裡流傳軍隊四處徵兵的消息，人心惶惶！當晚一名軍官敲著門板，外面是下著大雪，那位軍官脫下帽子，很有禮貌的進來，門外是排成一列的士兵，軍官臉色枯槁嚴肅，外面的部隊臉龐更為冷酷，印象很深刻！」當時軍隊員額不足，「拉夫」的現象是相當常見的，可能一夕之間，鄉里的青壯年就此消失，當時的世代，充斥著不幸與殘酷。

「軍官話語客氣卻堅定，他要徵求家中壯丁參與戰鬥，老爸是長子，下面兩個弟弟要照顧，不讓家人為難，沒帶什麼行李，就跟著軍隊去打仗啦。」只是誰知道，年僅十六歲的寶山，天真認為戰爭結束就可以回家團聚，沒想到離開前的匆匆一別，竟此天人永隔。

好久沒有聽父親說故事了，建翰懷念以前的感覺，不覺停下碗筷，像以前一樣，托著腮專心的聽著父親說著過去從軍的事蹟。

「當時我跟隨的是五十二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，是劉玉章率領的部隊。」父親提高了音量，拿著筷子的手微微顫抖，彷彿當時的場景重現，一場永別的晚宴沒吃完，就在冰天雪地中跟著大部隊離開。

不知是忘了，還是不敢想起，離開前夕父母親在門口苦苦哀求的身影，寶山淚眼把那一幕幕的畫面給記成一片片朦朧的薄霧，取而代之的是每天都在趕路，一個據點換過一個據點，前線不斷告危，還沒與敵接觸就已節節退守，離家越來越遠了。

遼寧戰役失利，軍隊由營口轉守上海，對於寶山來說，這是顛沛流離的一段歷程，對沒有參與過戰爭的他，一切都是陌生的，只要連長、排長的一聲令下，就茫然的向前衝，

飢迫、孤單、茫然、虛幻，像個被任意操縱的纏線傀儡。

戰爭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，寶山也開始學習用槍，也參與了幾場會戰，對於戰爭已麻木，但心裡總是期待，或許下一次就是終點，或許下一次就能回家，但從未實現。

「這據點守不住，咱們都沒活命的機會！炎熱的七八月間，戰爭依然持續著，我們順著班長斥喝聲，與其他弟兄扛著槍，便往前線衝，遠方一陣砲響，眼前煙塵瀰漫。」父親手不住顫抖，乾脆放下了筷子，緊握雙拳。

「都說要衝，但衝哪裡呢？」寶山與同夥往煙霧瀰漫的炮火中挺進，第一次遇到這樣凶險的環境，到了前線，還未搞清楚狀況，忽然眼前一陣散光，伴隨令人窒息的巨響，無數砲彈碎片便擊中了寶山，劇痛的地方鮮血汨汨流出，已分辨不出傷口在何處，意識模糊頹然倒下，「痛」麻痺了神經，昏死在遍地屍骸的戰場上。

「我以為我死了，大部隊也覺得我沒救了，撤走的幾天後，我存活下來了。」聽到這，建翰不自覺打了個寒噤，眼睛瞟了一下父親背上的傷疤。

那場著名的上海保衛戰，國軍失守敗退，大好的江山遭赤軍蠶食鯨吞，回不去的，是拱手讓出過去辛苦得來的勝利，留下的，是在這動盪的年代，尚存一絲氣息被遺棄在橫屍遍野的寶山。

「都什麼年代了，還在講這些幹嘛呢？」母親打斷了父親的對話，但寶山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，仍顧自地說了起來。

國軍撤守後，共軍銜後進入上海，原本以為活不了的，卻奇蹟似的發出求救的訊號，共軍收留了寶山，並將他編入作戰部隊。

「跟著我們麼？定期給你薪餉，包你吃住，風光回鄉。」一名政工跟他說。

「風光回鄉？」聽到這幾個字，寶山答應了，共軍醫治寶山，初期的照顧也不錯，看著共軍的幹部恩威並施，心裡知道充其量是名戰俘，但至少還活著。

邢寶山一個城鎮一個城鎮的走，由東向西、由北而南，家，對邢寶山來說，越來越遠，也越來越模糊了。

「寫封信回家吧，你現在做的可是一份神聖的事業，是國家的棟樑，戰爭結束後，你就是鄉里眼中的民族英雄了！」某天幹部要每位官兵都寫一封信向家中報平安，離家幾年？邢寶山用晦澀的文字，告訴家人，現在正為共產黨打天下，一切平安，無須罣礙，一字一句，竟也讓他悲從中來，戰爭，何時結束？

殊不知這一封信，是共軍肅清的手段之一，他們從煽動民眾、內部分裂而起，也擔心在節節勝利後，部隊裡面殘存著黨國餘孽。

這封信有沒有交到家裡不得而知，但家裡確確實實的被調查了。

「很快我就失去了信任，從來我就不是共軍的一員，殘餘的價值就是這條命。」民國三十八年古寧頭戰役，邢寶山為前線部隊一員，說穿了，就是利用這些戰俘打第一線擋子彈

突擊的小艇在稀星數點的夜裡，接近岸邊，原本靜謐的海邊忽然火光四射、流彈四起，還沒上岸，波濤的海面響起一片哀嚎，周邊喊殺聲、呼救聲四起，海水染紅了沙灘，恐懼在第一線部隊隊員身上表露無遺，那一場戰役，國軍守住了灘岸，邢寶山僥倖躲過彈火的摧殘，卻在搶灘時遭國軍給俘虜了。

在這幾年的征戰，邢寶山以最卑微的姿態，在戰火中僥倖求生，也讓他更深刻體會能活著是多幸福的一件事。

「我永遠記得，俘虜我們的是第十八軍一一八師三五三團，當時的連長是馬福昌少校，由這批戰俘中挑選精兵，以補充不足的兵源，這些年征途，對於射擊頗有心得，正是國軍最缺的人才，就這樣又回再度加入了國軍。」鬧劇般的戰事，讓無數年輕人不知道為誰而戰，打贏不是、打輸也不是，就這樣陷入無奈與矛盾。

寶山不能選擇自己的命運，只能被時代的滾輪推著走，即使幸運保住性命，心靈上也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，時光荏苒，卻也不能沖淡這不堪回首的記憶。

古寧頭戰役結束後，寶山跟著馬福昌的軍隊繼續戍守金門前線，也明白這不僅是國軍最後一道防線，也可能是自

己生命的最終站。

「我也想就此安定下來，但是命運捉弄人，國軍也不信任我，對我展開調查，過去曾幫助共軍打仗的消息洗刷不掉，被指導員所舉發，在人心惶惶的年代裡，人人都可能是對方策反的一枚暗棋，為了保險起見，我被羈押了。」等待調查的期間，度日如年，面對同為相同經歷同伴的繪聲繪影，邢寶山對於人生徹底絕望。

一天，副營長親自到監禁邢寶山的地方。

「待會什麼話都別說，聽上面的指示做就對了！」副營長連聲叮嚀。

「很怕被槍決，全身發著抖，腳步都踩不穩，還要副長的伺從攙扶才走得出去。」走到外面便上車往射擊場前進。

原來，那一天前總統蔣經國先生（當時為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一組副組長）前往金門視導戰技，當時金門地區就邢寶山射擊技能最強，因此，便戴著鐐銬，進行射擊戰技的表演。

驚魂未定的邢寶山，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便恍恍惚惚的上了射擊線，所幸出色的演出贏得了長官的賞識，結束後，蔣經國先生納悶為何獨他上了手鐐腳銬執行任務，經過師長的解釋下，蔣經國先生親自召見寶山。

「你願不願意為國家效忠？」蔣經國親切的問。

絕處逢生的邢寶山，當時立即下跪激動痛哭，為這一條撿回來的命，拼命的點頭「我願意、我願意！只要能活命，說什麼都願意」

「你爸啊，就那張嘴愛誇大，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？連總統都可以親自召見？講的跟真的一樣，我是不信啦。」母親語氣充滿不耐，丟下一句話，起身便往廚房走去。

「你媽自己清楚，不然我怎麼活命？而且還升了官，在你跟哥哥還小的時候，有回去探過親。」父親繼續說。

因為這場際遇，讓寶山重新獲得重用，除了免除刑責外，更在部隊中晉升為下士，隨著大部隊更遣送回臺灣本島。

之後，配合總統蔣中正指示行政院下設立「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」，輔導士兵退役，寶山毅然決然

選擇臺東縣下擔任地區巡山員工作，漸漸與軍中脫節，與其他老兵開始了臺灣長達三十年的建設工程。

「所以爸爸巡山員的工作是從那時候開始的？」建翰問。

「是啊，不知道是要怪罪政府還是感激政府，因為國共內戰導致家庭分崩離析，但也因為政府的照顧，才能在這安身立命，享受現在民主自由的生活。」父親若有所思的說著。

「對啊，你爸知道可以回去探親，樂得跟什麼一樣，平常一毛不拔的個性，為了那次探親，平常省吃儉用存下來的錢都花光了。」母親從廚房端出一鍋湯，那次探親，在母親心裡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儘管在臺灣安身立命，但寶山對故鄉的想念卻更加深了一層。民國七十八年政府解嚴，臺灣興起了一股探親的熱潮，許多老兵都回去探望數十年未見的親人，父親也不例外，依照前幾個月剛到江蘇探親回來的鄰居老袁來說，現在的生活比大陸那邊好太多了，他們生活還是相當辛苦，於是刑寶山興高采烈的裝著紅包，以及前天剛去銀樓買的金鎖片，滿懷著期待。

從臺灣到大陸東北，在代辦處協助下，刑寶山一人前往果然，在機場就看見弟弟們興高采烈的來接機，儘管四十多年沒見，卻還是能一眼就分辨出來，不僅家人，連鄉裡의故舊跟代表都來了，唯獨不見父母親。

「爸媽，去年不幸過世了，你晚來一步。」小弟激動的握著刑寶山的手，這些年，經歷過太多事情了，一晃眼，又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。

刑寶山兩個弟弟都已成家，回到家後，大家開心的領著寶山精心準備的紅包，並閒話家常。

「大哥，您可是鄉里的民族英雄耶！」小弟開心的說。原來，當時被共軍俘虜那段時間寫的家書，最終由領導帶回家中，並交付村里的幹部標榜他為祖國打仗的功績，將他的名字刻在進鄉大路上的一塊石碑上。說著，並領著寶山到村裡的一塊大石碑上，的確刻著「邢寶山」三個小字。

接著，他們向過世的父母親上香，之後又回到家裡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，直到夜深了，朋友們逐漸散去，只剩下

小弟。

「大哥，之前爸媽長年臥病，把家裡的財產都花光了，既然您在臺灣過得這麼優渥，能不能，可不可以也照顧一下家裡？」小弟趁沒有人的時候開了口。

「應該的，應該的！」邢寶山滿口答應，但為了這趟探親，著實花了不少錢，積蓄也所剩無幾，嘴裡雖答得快，但內心其實相當猶豫。

邢寶山答應回臺灣後，每個月匯些錢給家裡，並幫父母換一塊墓碑。

「哥，您是村裡的英雄，邢家就靠你光宗耀祖，墓碑，要換就換一個最大的！」天一亮，二弟便大聲嚷嚷，邢寶山與他開始尋訪鄉里製作墓碑的師傅，二弟看上了一塊頂級翠綠的石碑，深綠的外表佈滿淺黃色的線條，光在太陽光下，發出耀眼的光芒。

「就這一塊了。」二弟興奮的說。

「好的，好的。」邢寶山看著價格不算太高，也滿意的答應，拿出錢包就要付錢。

但在店家的遊說下，墓碑材質是一個金額，刻工是一個金額，特別是在大陸，每個家庭的墓碑是有所規範的，大小樣式，會依階級、地位不同而有所更動，在冠上「民族英雄」稱號後，價格當然也跟著水漲船高，邢寶山當然不知道這一點，但師傅的說明下，墓碑的價格又翻了幾倍。

原本滿懷歡喜的寶山，回到臺灣後，一直繃著一張臉，母親因為每個月匯錢的事，時常與父親吵架，小時候建翰偶爾還聽父親與對岸的親戚通電話，但不知從何開始，就斷了音訊，迄今就沒有再回去過了。

「感覺不對了，以前朝朝暮暮想到故鄉已不是一個樣了，兜兜轉轉，到最後發現，這裡才是我的家，雖說爸爸不想讓你念軍校，只是擔心你會過著我不想回想的生活，但你已經長大，也該放手讓你好好為這塊土地貢獻，在學校要好好念書，有學歷才有尊嚴，人家才會看得起你。」一夜的暢聊，最終建翰還是帶著父親的祝福北上去念書。

之後，建翰開啟了從軍路，也漸漸接觸這段歷史，從一

些歷史典籍、口述歷史等史料中，一一驗證的父親經歷過的故事，對一直「唬爛」的父親，開始了多了一份崇敬。

甚至畢業後在金門服役時，一向埋首於倉庫整理他的珍藏的父親，也向建翰提出跟他一同回去金門回首舊時戰地的生活。

「那時候，在金門打仗時，營長叫我去買東西，我在路上遇到一戶人家，家裡是釀酒的，是一個三合院的第二間。」在出發前，父親就一直叨叨念念這段往事，建翰一直以為他只是再說嘴，從來不以為意。

一下飛機，他們便往酒廠奔去，「就是這間，你看，當時我們家在東北，冬天很冷，幾乎每戶都是釀酒的專家，因為我指導他們怎樣用高粱釀酒的關係，才讓今天金門高粱這麼有名。」刑寶山就確實的指出在酒廠陳展照片中的一戶人家，建翰著實嚇了一跳，後來想想，的確原本不是和高粱生長的金門，怎麼會因為高粱酒而聲名大噪？或許真如父親所言，是因為國民政府轉進臺澎金馬，讓原本在北方的釀酒技術，得以在此發揚？不覺對過去虛應父親的行為，感到有些愧疚。

他們參觀了酒廠、逛了老街，吃了燒餅，刑寶山想去海邊看看。

「海邊在這呢！」建翰呼喊著。

刑寶山搖搖手，直說「不是，不是這個海邊。」執意要進入後方的管制區去看看。

「爸，這邊危險，是管制區域，不行啦。」刑寶山仿若無聞，已經往門口走去。

「快去，看著你爸爸，讓他小心一點～～」母親在一旁推著建翰，建翰追了過去。

這是一處已經荒廢已久的哨點，水泥砌成的崗哨已剝落，露出鏽蝕的鋼筋，四周被藤蔓掩蓋，裡頭還隱藏尖銳的鐵絲網，刑寶山小心地跨過哨點，逕自向前走去，建翰緊跟著，直到眼簾出現一片斷崖，可以俯瞰整片海灣。

山崖上秋風颯颯，裸露的紅磚土、稀疏頹倒的菅芒，這多年來裊無人煙的峭壁上，還深留在父親的記憶中。建翰被這

樣的場景給震懾住了，父親收起了笑容，放慢了腳步，表情凝重地望著遠方，強勁的風吹得父親幾乎站不住腳，只見他眼睛眯成一條線，佝僂的身軀依舊吃力的向前走去。

不知是激動還是用力撐著身體的緣故，雙手不住的抖動，身體也跟著搖搖晃晃，走到了可以眺望整片海的曠野上，父親愣愣地望著崖邊海浪拍打峭壁激起的浪花，這時被山風席捲細微的水珠，爬滿他望著彼岸那端出神的臉龐，倏地跪下，口中喃喃「我回來看你們了，我回來看你們了…」。

這是建翰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父親流淚了，似乎心中還似乎還有一些故事，還沒來得及跟家人傾訴。

父親在崖邊哭了很久，不知是想起當年搶灘登陸時，過去出生入死的同伴，已喪生在這片海灣中？還是想向過去同為戰俘的同伴，好好告別。從父親痛哭的臉龐上，建翰心裡深切感受他經歷戰火瀰漫歲月中的不堪過往，相隔兩個世代，究竟當時的他承受了多少的苦痛，無語的一個下午，與母親靜靜的陪在他身旁。當父親宣洩完後，小心的攙扶起他年邁的身軀，瘦弱細小的手仍微微顫抖，空洞的眼裡儼然還留著無限的哀戚。

回到家的幾個月，父親常常陷入沉思，過去他每天固定四點起床，到附近的資源回收場查看可以利用的回收物，現在則常常建翰早已起床，父親仍窩在床上，過去早早入睡的他，半夜還是可以從隔板聽到父親翻身、走動的聲音。

他帶著父親去醫院進行檢查。

住院那段時間，父親總是跟建翰問起家裡的狀況如何，自己的庫房寶貝有沒有被人家亂動，建翰總是耐著性子的在旁邊安撫著他。

那座倉庫，建翰及其家人從未進去過。

下午，父親睡著了，建翰也打了個盹。

醒來，床邊一陣空蕩，去哪裡了呢？

他走出病房，父親專注的看著他兒子的照片，中庭的陽光灑在他佝僂的背上，建翰心中泛起一種安詳的感覺，在遠方靜靜的凝視著父親。

父親歷經戰火的摧殘，讓他將生命視為珍寶，而在落地

生根後，小孩不啻是他一直想要守護的珍寶，就像對他倉庫裡面的珍藏般；對建翰而言，父親是顛沛流離的一生累積對生命的體悟，對安定的執著，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樣，是一座永遠挖不完的一座寶山。